

# 改革 内参

2022年8月2日出版 高层报告 15/2022

## 【完善就业政策 促进青年就业】

### 我国青年就业变动趋势及失业特征分析

我国青年就业面临严峻挑战，6月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达19.3%，16-24岁青年就业群体主要是高校毕业生和青年农民工两大群体，其中，高校毕业生占比超过75%。当下的失业问题错综复杂，短期因素与中长期因素交织，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叠加。其中，既有新冠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也有前期收缩性政策的时滞效应，还有经济下行期的周期性失业，更有产业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破解就业难题，归根结底要靠市场、靠改革开放，要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稳就业，更多用市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 p<sub>02</sub>

### 五年追踪调查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变化

调查显示：从95后到00后，大学生择业标准更加理性务实，对收入的重视和期待在提高；从偏好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吸引力在上升，倾向去外企和创业的比例明显下降，大城市就业持续受青睐。从去向看，211高校生更倾向选择高薪企业，一般本科院校生偏好公务员，专科院校生相对更爱创业。 p<sub>15</sub>

### 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 p<sub>22</sub>

### 职业教育改革促就业 p<sub>27</sub>

### 数字经济时代应高度重视就业政策 p<sub>30</sub>

### 青年就业值得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 p<sub>34</sub>

### 青年就业扶持政策的国际实践 p<sub>38</sub>

# 改革 内参

(本期不涉密)

总第 1798 期

2022 年 8 月 2 日

主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办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 专家指导委员会

主任 彭 森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梦奎 乌 杰 孔泾源  
厉以宁 石小敏 迟福林  
江 平 刘国光 李剑阁  
吴敬琏 张思平 宋晓梧  
杨启先 赵 艾 彭 森  
温铁军 樊 纲 魏 杰

名誉总编辑 吴敬琏

总编辑 史克毅 社长 潘治宏

副总编辑 刘学军

社长助理 蔡文武

内参编辑部 刘学军 (主任)  
王 屹 (副主任)

执行主编 王屹 黄根兰 王平  
秦均华 方艳

本期责编 方 艳

编辑 (记者)

孙 铮 赵 琳  
阎启军

年鉴编辑部 盖丽茜 (副主任)

中国改革网 刘学军 (主编)  
王丹 杨静

调研部 贾存斗 (主任)  
贺 真 (副主任)

通联部 蔡文武 (主任)  
侯新宇 (副主任)

发行部 夏凤鸣 (主任)  
高莹 张静 (副主任)

排 版 杨 静

编辑邮箱 ggnc@263.net

改革办投稿专用邮箱

difangshengai@126.com

举报电话 010-68455181

## 卷首语

### 主报告

02 我国青年就业变动趋势及失业特征分析 / 孙妍、张春泥

一、青年人口规模及就业率变动趋势

二、青年就业结构变动趋势

三、青年失业人群的特征分析

四、青年就业率及就业结构变动原因及政策启示

### 资料链接

13 我国青年重点群体就业现状 / 本刊整理

### 观点荟萃

15 五年追踪调查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变化 / 李秀玫、桂勇 等

18 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结构分析 / 课题组

22 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 / 莫荣

27 职业教育改革促就业 / 姚洋

30 数字经济时代应高度重视就业政策 / 蔡昉

34 青年就业值得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 / 本刊整理

### 海外镜鉴

38 青年就业扶持政策的国际实践 / 鲍威 陈得春 岳昌君

42 德国青年失业率观察 / 陈英 钱伯彦

### 改革策论

47 新发展阶段充分发挥好国企战略支撑作用 / 李红娟

说明: 本刊所刊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不代表本刊及所属机构观点。

## 我国青年就业变动趋势及失业特征分析

□ 孙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

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关乎民生之本，青年就业难的问题在全球各国普遍存在，近年来在我国也变得突出。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重构以及国家就业政策的调整，我国青年群体的就业环境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旨在回顾从2010~2020年间（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过去十年”）我国青年的就业变动趋势，并对当下青年失业的特征进行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有三个来源：一是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使用了2010年“六普”和2020年“七普”的汇总数据，必要时结合2000年“五普”汇总数据进行更长时期的比较。普查数据提供了青年群体关于人口和教育结构分布最完整的信息，“五普”和“六普”的汇总数据公布了人口就业状态的分布；二是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该数据提供了就业群体特征、就业模式及就业质量方面的数据信息；三是北京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下简称“CFPS”），该调查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综合性、追踪性的问卷调查项目，从2010年开始，对全国25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5万户家庭、4万余名个人进行长期追踪，全方位采集这些个人及其家庭的信息。本文主要使用该调查2020年和2018年的数据，由于是对同样人群进行的追踪调查，该数据提供了失业流动等微观信息。

### 一、青年人口规模及就业率变动趋势

#### 1. 青年群体规模缩减、结构老化

不同机构对青年的定义有所不同。我国国家统计局将青年定义为15~34周岁的人，但在统计就业人口时则以16岁为起点。为了便于与国家宏观数据进行比较，本研究在遵循国家统计局青年界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就业人口统计的年龄口径，着重关注16~34周岁人群的就业状况。

某一时点青年人口数量的多寡取决于历史出生率水平，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普查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青少年人口绝对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最新的“七普”数据显示，15~34岁青年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仅为25.8%，比“五普”时降低约10个百分点，较之“六普”降低6个百分点。在青年人口规模缩减的同时，受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影响，青年群体内部也逐渐出现了低龄组青年(16~24岁)占比降低、中高龄组青年(24~34岁)占比增高的结构变化。

## 2. 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降低，在就业人口中占比下降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劳动年龄人口可以按照劳动状况分为三类群体，分别为就业人口、失业人口和非

经济活动人口。其中，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周内为取得有报酬的工作而工作1小时及以上，并包括因休假、临时停工等原因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共同构成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劳动参与率，是衡量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基本指标。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及职业教育的推广，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有所延后，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其中，24岁及以下青年劳动参与率水平的下降尤为明显(图1)。

过去十年中，我国就业人员的总体规模基本稳定，而在全国就业人员中的青年就业者的占比则由2010年的35.5%下降至2020年的31.6%。青年就业人口规模和占比的下降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的，其中人口年龄和教育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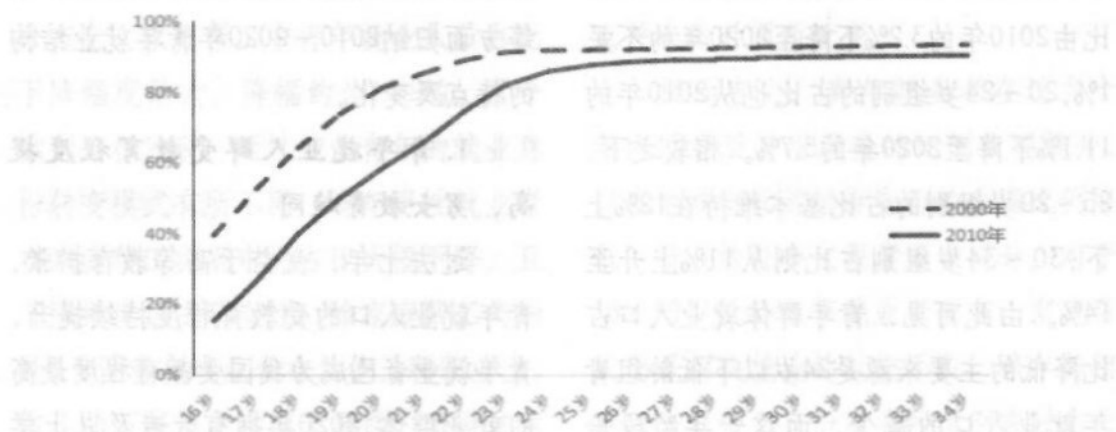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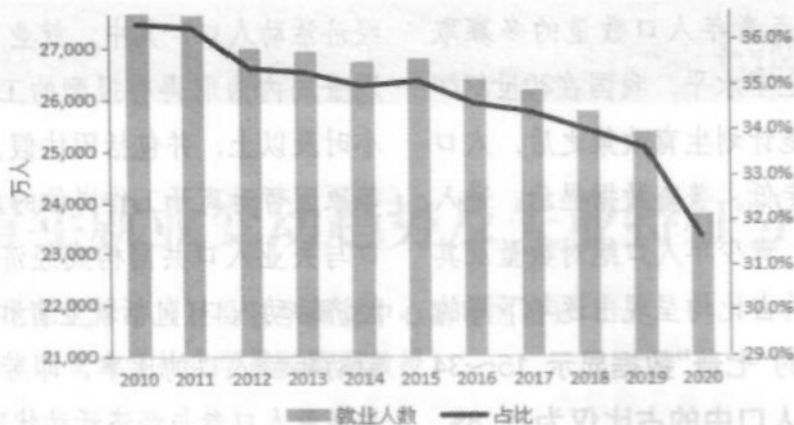


图1 五普、六普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



的变化是最主要的因素：一方面，青年人口规模在缩减；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普及在提升青年人群素质的同时也会推迟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从而减少青年就业人口供给。从“六普”到“七普”，16~34岁青年在校上学的比例由19.2%提升至22.5%，直接减少青年经济活动人口约68万人。人口缩减和高等教育的就业推迟作用在低龄组青年中尤为明显。分年龄组看，16~19岁组别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本就不高，过去十年间继续下降，该组别的就业人口占比由2010年的3.2%下降至2020年的不足1%；20~24岁组别的占比也从2010年的11.1%下降至2020年的5.7%。相较之下，25~29岁组别的占比基本维持在12%上下；30~34岁组别占比则从11%上升至14%。由此可见，青年群体就业人口占比降低的主要来源是24岁以下低龄组青年就业人口的减少，而这一年龄段恰是过去十年在校生比例上升最大的群

体，16~19岁组在校就读率由“六普”的63.1%上升至“七普”的83.9%；20~24岁组则从19.8%上升至32.6%。

不过，即便在经济活动人口大幅缩减的背景下，青年就业人口占比的下降幅度仍低于青年人口占比的下降幅度，这表明青年群体整体的就业情况在过去十年有所改善。

## 二、青年就业结构变动趋势

以下将从青年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就业身份、就业职业及行业分布等方面归纳2010~2020年青年就业结构的特点及变化。

### 1. 青年就业人群受教育程度提高，男女教育趋同

过去十年，受益于高等教育扩张，青年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青年就业者已成为我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就业群体。2020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口中超过半数均为16~34岁的

青年。16~19岁就业青年中超四成拥有高中或以上学历；20~29岁就业青年中约2/3拥有高中或以上学历，超四成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30~34岁就业青年中约1/3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

教育扩张也带来了青年群体中性别教育趋同。我国青年女性就业者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同年龄组的男性，就业女性学历水平提升速度也要超过男性。

## 2. 就业身份以雇员为主、自营为辅

过去十年中，全国就业人口的就业身份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就业身份从以雇员、自营劳动者为主、雇主和家庭帮工为补充的双元模式逐渐转变为以雇员为主、自营劳动者为辅、雇主及家庭帮工为补充的受雇主导就业结构。雇员身份就业人员的占比大幅提升，其他就业身份的占比则在不同程度上减少。

青年就业人口在四种就业身份的分布上，家庭帮工中青年就业人员占比下降幅度最大，降幅约为16.9%。区分性别分析发现，两性就业青年的就业身份转变模式有所不同：青年男性就业者在家庭帮工类别中的占比大幅下降，且下降幅度远高于女性；除家庭帮工类别外，女性青年就业者在其他三种职业上，占比的下降幅度均高于男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青年男性就业群

体中以雇主身份就业的占比变化不大，始终在30%上下浮动；而青年女性者中雇主身份人员的占比则持续走低。这种变化既与青年就业人口在就业总人口中占比下降有关，也受青年自身就业身份转变的影响。

分年龄组的分析反映出青年就业身份变化的三个趋势。首先，所有年龄组别的就业青年以雇员身份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均大幅提高，提升幅度在17%~20%之间，略高于全国就业人员的平均水平。其次，各年龄组的青年就业者中自营劳动者占比均出现大幅下降，下降水平高于全国就业人员的平均水平。年龄越低的就业青年组别中，自营劳动者占比下降的幅度越大。第三，各年龄组青年中以雇主或家庭帮工身份就业的占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就业青年的雇主身份占比有所增加、家庭帮工占比降低，这一特点并未随时间而改变。

概而言之，青年就业者在过去十年内以雇员身份就业的比例大幅提升，以雇主或自营劳动者身份的自雇比例降低，就业的社会化程度逐步提升。对于16~19岁低龄青年就业者而言，家庭帮工仍是解决就业的补充手段，该年龄组别以家庭帮工身份就业的比例在过去十年几乎没有变化。

### 3. 就业行业向三产转移，就业职业生产技术类减少、服务类增多

城镇就业人员在我国所有就业人员中的比例逐年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城镇就业人员在全体就业人员中的占比已超过60%。城镇就业比例的提升与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有关。近十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自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后仍保持走高趋势。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人口的产业分布也相应发生变化，在第三产业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2020年全国就业人员中，约有47.7%是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

与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一致，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中青年就业者的占比出现了大幅下降。虽然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仍然是青年就业的最主要行业，吸纳了近1/5的就业青年，但中低龄组青年群体(16~29岁)在制造业从业者中所占的比例却出现了大幅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青年大量进入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这三个技术密集型行业是青年就业者占比增加最快的行业。2020年，青年就业者在该行业就业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64.4%、50.3%、48.6%。由于这三个行业自身吸

纳就业规模有限、在所有就业人口中占比较低，因此行业内就业人员规模的快速增加并不会对青年就业群体的行业结构分布产生较大影响。

分析不同年龄组青年就业人口在第三产业各行业间就业结构的变动，结果显示：16-19岁就业人口中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人员占比快速提升至19.4%，成为了第三产业中人口占比最高的行业；20-29岁从业人员占比提升速度最快的是教育业，而从业人员占比最高的则是批发和零售业(约16%)；30-34岁组别从业人员占比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第三产业中最主要就业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约1/5就业者来自该行业。

分性别来看，除建筑业外，青年男性在第一、二产业从业的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制造业在过去十年中始终是吸纳最多男性青年就业的行业。在第三产业就业的青年男性，更多转入了住宿及餐饮行业。青年女性在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的下降幅度比男性更大，她们比男性更多进入第三产业。2011年女性青年就业的首要行业是制造业，2020年则是批发和零售业，此外女性还更青睐于进入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及教育行业。

随着就业行业结构的变化，青年

就业的职业也发生了从蓝领职业到白领职业的转变。在所有职业中，商业、服务业人员取代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成为城镇就业者最主要的就业职业。在所有职业类型中，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这两个职业的从业者占比下降幅度最大。但分性别来看，青年女性就业者中，办事人员增幅最大；而青年男性从业者中，人员占比增幅最大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

### 三、青年失业人群的特征分析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人口是指当前无工作，但满足正在寻找工作、有合适的工作后能够马上开始工作这两个条件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即失业率。过去十年间，在所有城镇失业人口中青年人的占比始终维持在50%上下，是构成了我国失业人口的主体，因此青年群体失业问题值得关注。本部分将根据已有数据归纳出青年失业人群的一些特征。

#### 1. 低龄—低学历失业与高学历人群失业问题共存

首先，低龄组青年的失业率较高、在失业人口中占比高。

“五普”和“六普”数据均显示，16~24岁低龄组青年的失业率在所有青年群体中最高，而且年龄越小失业率越

高。虽然“七普”不再公布失业数据，但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推算，低龄青年失业问题依然严峻。20~24岁组始终是城镇全部失业人口中占比最高的年龄组，2020年约有16.5%的城镇失业人口来自该组别。

其次，低学历青年的失业率高于高学历青年。

将低龄组参与经济活动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与同年龄组全人群进行比较后发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龄组青年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些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龄青年的学历水平多为初中或以下，拥有高中或以上学历者的占比较低。进一步将低龄经济活动人口中就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与整体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就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经济活动群体，换言之，失业更多集中于低学历青年。在16~24岁青年中，仅拥有初中或以下学历者的就业形势最为严峻。

其三，高学历人群的失业问题在青年群体中较为突出。

过去十年间，除个别年份外，在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城镇失业人口中，青年人口的占比均始终保持70%以上。换言之，高学历的城镇失业者绝大部分来自青年。2020年，在16~19岁、20~24岁、25~29岁、30~34岁四个年龄组



的城镇失业青年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分别为25.7%、72.2%、49.2%及32.5%。其中，20~24岁失业青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最高，而这一年龄段正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年龄。由此可见，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大量高学历人员涌入就业市场后，也存在就业压力和困难，这一困难尤其集中在从学校向职场过渡的初期，这一阶段需要重点关注。

## 2. 择业是青年失业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将结束上一份工作原因分为十类，即从没工作过、健康或身体原因、退休、辞职、被解聘、单位/个体经营户倒闭停产、季节性歇业、上一份工作任务完成、承包土地被征用或流转及其他。青年失业的原因在不同年龄组别不尽相同：16~24岁青年失业群体中，近六成从未工作过，而25岁以上青年失业原因则更多是由于个人择业所致辞职。相较于同年龄组的女性失业青年，男性失业青年中从未工作人员占比更高。

CFPS提问了包括失业青年在内的未就业青年不工作的原因。2020年城镇失业青年中近四成表示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背景下，还有11%的青年将失业归因于疫情。其中，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

想工作”的比例在16~24岁的低龄组青年(47%)和男性青年(48%)中较高。女性失业青年则有近三成是处于因生育或者照料家庭的原因而没有工作，但同时又在积极寻找工作机会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16~24岁的青年中还有将近15%处在非全日制在读的上学或培训当中(25~34岁组该比例仅为2%)，结合媒体对于青年复读/考研/考公务员/留学准备的一些报道，我们推测，这部分青年很可能是处在一边为升学或就业做准备，一边寻找工作机会的待业状态。

## 3. 失业以短期失业为主

在过去十年，城镇失业人群的失业时间分布整体呈现短期失业占比不断提升的趋势。在青年失业群体中，有六成以上属于3个月以内的短期失业人员，超过6个月以上持续处于失业状态者的占比在过去十年已降至20%以下。青年失业者的年龄越小，短时间失业的占比越高，长时间持续失业的占比越低。

2018~2020年CFPS追踪调查了同一批受访者在两年间就业状态的变化。在2018年的城镇失业青年中，74.5%在2020年已转为在业状态。在所有青年中，两年持续失业的比例不足1%。相比之下，2018年已就业青年中98%以上能保持在业状态，只有1.3%会从在业转为失业。不过，分年龄、学历、性别比较两年

内从失业转入就业的比例,16~24岁青年(61%)明显低于25~34岁青年(83%),高中或以下学历青年(33%)明显低于大专或以上学历青年(75%),女青年(68%)明显低于男青年(86%)。

#### 4. 失去信心的劳动者问题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的定义需要满足当前无工作、正在寻找工作、有合适的工作后能够马上开始工作这三个条件,因此并非所有无工作人员都属于失业人员,对于调查时期内没有找工作或表示不能马上开始工作的人将被识别为非经济活动人口(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在计算调查失业率时这部分群体会从分子和分母中同时被排除。对于青年而言,除了丧失劳动能力者以外,典型的非经济活动人口是在读学生和家庭主妇(主要与女性结婚生育有关)。然而,我们在问卷调查中发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回答不工作原因中占比最高的并非上学/培训或生育/照料家庭(女性除外),而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和“不想工作”。这些青年并非没有就业意愿、需求或者能力,而可能是在就业挫折和困难面前放弃找工作、失去了劳动的信心,变为“失去信心的劳动者”(美国劳工局称之为discouraged labor)。

在CFPS中,我们将不工作原因为“不

想工作”“不愿工作”“疫情原因”的定义为失去信心的劳动者。统计发现,2020年城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有15%属于失去信心的劳动者,这一群体在16~24岁、高中或以下学历、男性中更高,分别占退出劳动力市场青年的27%、29%、40%。

由于这些青年本质上还是期待有更合适的工作,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也并非持久的,而可能是处于波动或犹豫的状态,这一因素对调查失业率的估算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将这些不工作的青年也归于隐性的失业人员,假定他们在接受某次失业率调查时表达了他们的找工作意愿和行为,那么会推高调查失业率,尤其会反映在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上。以2020年CFPS为例,以常规调查失业率的口径计算,16~24岁青年失业率为8.4%,但如果将失去信心的劳动者也算作失业人口,则这一年龄段青年失业率将上升到11%。这一发现对解读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有一定的价值,一方面,低龄组青年在就业预期、劳动参与态度、找工作行为的不稳定性会带来调查失业率的较大波动;另一方面,低龄组青年的失业率背后可能还存在一定规模的从失业转为失去信心的劳动者,加上这些隐性失业人员构成了调查失业率的上限。

#### 四、青年就业率及就业结构变动原因及政策启示

接下来，本文就青年就业结构变动的原因及政策启示进行分析。总的来说，青年就业结构的变化是与国家经济和人口变化紧密相关。

##### 1. 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

2010年之后中国进入了“经济模式转型期”，国家发展从注重经济速度转而强调发展质量。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资源和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逐年提升，目前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源和吸纳就业的最主要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产业内部也在经历升级调整。伴随以互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主要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我国的推进，职业结构逐步向高层次趋近。

产业结构调整对于青年群体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龄组青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制造业仍然是吸纳青年就业的主力行业，但更年轻的青年就业者更倾向于进入到第三产业中，导致青年就业职业从生产操作人员为主转向以商业、服务人员为主，男性就业青年开始

更多在住宿及餐饮业工作，女性就业青年则成为教育行业扩张的助力者。对专业技能要求较高且能够实现较高回报的金融、互联网等行业成为了高素质青年群体就业选择的热门行业，在这些技术密集行业中，青年人口占比快速增加。

鉴于第三产业在吸纳青年就业上的重要作用，其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青年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稳定性。因此，保持第三产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在稳定青年就业上至关重要。一方面，短期内应重点保障能吸纳大量青年就业的住宿及餐饮业、教育业等行业发展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应积极发展与青年普遍、快速提升的学历水平相匹配的技术密集型岗位。

##### 2. 就业政策调整

在过去十年内青年以雇员身份就业的比例大幅提升，以雇主及自营劳动身份自雇就业的比例有所降低，这一变化既与城镇化和产业升级相关，也与就业政策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小微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提出需要从资金、财税、服务等方面全面扶持小微企业发展。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文件在提出“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的同

时，将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扶持的重点群体。同年6月，《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出台，首次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自此我国就业开启了灵活形式就业的新篇章。一方面，小微企业大量涌现，吸纳就业的作用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双创”在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出形式及数量都更为多样的就业岗位，大学生群体创业人数逐年攀升。

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形式的出现，为过去以家庭帮工、自营劳动等自雇形式参与劳动的青年就业人群提供了受雇机会，对提升青年群体的受雇比例有一定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就业市场多元化程度的提升，就业形式丰富、就业门槛有所降低，一定程度上为30岁以下青年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就业环境及更多的就业机会，该群体受雇比例上涨速度较快；30~34岁成熟青年就业人群以雇主身份就业的比例有所提升，这可能得益于创业。上述变化佐证了“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的现实可行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支持小微企业、鼓励创业仍然是解决青年就业的一项积极举措。

### 3. 教育体系人才供给

1999年我国启动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20年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超过50%，标志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高校扩招推迟了青年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降低了青年劳动参与率。与此同时，高校扩招提升了就业人口的劳动素质，青年就业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逐年提升，青年已成为我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就业群体。但高校扩招也带来了一定的青年就业问题，以下三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低学历青年在就业率和经济回报上与高学历青年的差距拉大。

本文发现，低龄、低学历青年群体因技能短缺、工作经验不足，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较弱，在低龄组中低学历失业人口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低学历失业青年更难在短期内找到工作，更可能成为失去信心的劳动者，这是构成16~24岁青年失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应通过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或推广与社会经济需求相适应的职业培训吸纳低龄组失业青年，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

二是高学历青年的就业压力和失业状况将更为突出。

当大量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会因同质性资源供给数量增加而加剧就业难度、减弱竞争优势。在各年龄组的失业群体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人

员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对于20~24岁刚刚完成高等教育的高校毕业生而言,毕业后无法顺利完成从学校到就业市场的过渡是这一群体失业的主要原因。高学历失业青年的增加意味着对失业者和失业原因的认知要有所转变,高学历失业者至少并非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而失业,他们更可能是在就业匹配、就业态度上存在困难。

三是女性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与男性趋同甚至赶超男性,但青年女性的失业问题仍比男性严重。

有相当比例的青年女性是因为生育等家庭原因而处在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状态。因此,我国在构建性别友好的就业环境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 4. 青年就业观念转变

本文涉及的青年人口最早出生于1976年、最晚出生于2004年,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他们进入社会时,恰逢中国经济腾飞、房价快速飙升的时代。追求个人发展和经济收益已成为青年群体就业、择业的主要考虑因素。尤其是在高房价的压力作用下,短期收益甚至取代了长期的职业发展规划成为了青年就业的重要考量因素。青年群体在择业上也体现出更为果断的一面,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比例持续走

高,对稳定就业的预期有所降低。调查数据还发现,一些青年可能由于就业受挫成为失去信心的劳动者,其中认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是首要归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青年群体对就业回报的诉求有关,即什么是“合适的工作”。青年就业者对实现自身价值的追求、稳定就业预期的降低、受挫时失去参与劳动的信心都会对具体时点的就业率估计产生影响。因此,在解读就业数据时,不应仅关注失业率等宏观指标,还应更多了解青年在不同阶段的就业期望和需求,观察其就业状态的流动性、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方式、离职、跳槽和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原因,他们在失业和待业期间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等,这些微观信息对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对数据采集的厚度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应加强针对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青年的专题研究,支持与青年就业和工作相关的高质量、追踪性、多维度、多视角的调查数据的采集。■

【本报告精编自“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调查发展进程、经验与展望研究》(20JZD032)】